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四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序六十五

送郡推葉素峰序　明王慎中

有吏於此有號於都縣郊鄙之民曰之吏也賢莫不從而賢之曰吾樂得以為君以號於國邑鄉遂之士則莫之應也之吏也其施舍法戒足以為政矣然而未及作

人也有號於國邑鄉遂之士曰之吏也賢莫不從而賢之曰吾樂得以為長以號於都縣郊鄙之民則莫之應也之吏也其聲光意氣足以厲俗矣然而未及附衆也鄉遂之士專而陋故常遜聽而從風國邑之士則能覩形而見意矣都縣之民辨而廣故能順事而捷赴郊鄙之民則常守愿而待孚矣故吏之得民也常易於都縣而難於郊鄙其得士也常易於鄉遂而難於國邑其於得士與得民也又有不能兼者焉彼其不應者半蓋有

應之者半矣然而不應者之半猶不勝其從者之半也是亦足以為賢矣今有吏於此號於民曰賢而國邑鄉遂之士應之猶於民也號於士曰賢而都縣郊鄙之民應之猶於士也是可不謂之尤賢乎之吏也士民咸賢之矣有問於民曰若之君誠賢矣其將峻陟而大用矣則民莫不以為然如有問於士曰若之長誠賢矣其將峻陟而大用矣則士未敢以為然也夫其賢也所以可峻陟而大用也而為士者莫之然何也夫其賢也豈能

舍職而徇時違道而媚上營己之私圖躬之便哉必且秉禮以自貴然而樂諛好早者嗛之矣必且明憲以禦彊然而亂法暴禁者害之矣貴者之所嗛然而民愉其生矣彊者之所害然而民利其業矣民愉其生民利其業然躬失其便矣如是則可以峻陟而未必陟可以大用而未必用也此為士者之所知而民之所不知也葉素峰之為推官於吾郡也三年矣有問於予者予應之曰峻陟大用舍公將孰與哉以其得士得民之賢信之

也竟枉授知州以去都縣之民相與駭於市郊鄙之民相與駭於野曰吾之君誠賢者也而不峻陟大用士相與語於學於塾曰吾固疑吾長之將以介蒙謗以直獲罪也今果然邪予聞民之駭也固與之共駭矣聞士之云云也嘆曰予之前識乃不士若也雖然謗以介得又何愧矣罪以直招又何悔矣不悔不愧雖不峻陟大用又何憾矣況未必不峻陟大用也邪公行矣能無慨然於余言哉郡邑師儒程君敏庸黄君紹文輩皆賢公而

騎之者也故次予言以歸之使書以為公贈

贈趙千戶序 王慎中

異時武人之容冠鍛冠佩魚服短後之衣撫劍而語難飲酒吸號視直而不能側聲高而不能下手足之力有餘健而不可制則蹴踘蹶張投石超距以泄其悁急而宣其氣畀躬俛首靦顏笑而柔聲音飄紳襜袂與人為俯仰非其事也永寧衛右所千戶趙君伯齡世武人宜有其容以吾所見皆反之何也異時武人其容如彼其

所為亦且暴戾恣睢忿忮所至輒批摶人以自快嗜財悅色則攫取挾狎而無所憚時平久而文法行往往見於背惡上之人輒操文法以困苦戮辱之於是武人之容為世大詬不思其為則非而其容則是彼其懲之之過而斷以自免輒改其容以趨媚於世而求容乎上雖其進退蹈舞不驚人之耳目而矯強果奮之氣無復異時之効不亦可患也與且其容非也而其所為亦卒不能大變於其舊是兩失之也伯齡細謹自飭以恩意拊

士卒如恐有傷尤廉於外貧而不侵乎下其所為是矣予獨怪其容之反也豈非思自表見以趨世而兾上之用乎然竟落落在羣伍中無以自異事任不及而材勇無所試飲酒不得醉醉亦不敢狂語徒飄紳襜袂與人為俯仰以銷沮其氣良可悲也文法之感犇惡者不得肆而斂飾者亦無以自異將使武人何所視哉吾甚患之故有以贈趙君

送閑寂海上人序　王慎中

佛氏見距於儒非以其好廣大宮室珍美服食聚不耕之身而為放恣如近世所名學佛之徒也殫力於性地會精於心源謂之高大微眇而毫髮千里之間此其所以為吾儒距者也近世名徒於佛者何如哉惟其宮室服食之知而猥下隋窳無復小慧他能以為放恣矣士之名儒者猶睢睢盱盱詞費氣盛以距佛為功是佛之得距於儒既非其所以取距而儒之力距乎佛尤失其所以為距矣不亦謬而可笑哉其間固有屏絶聲色禁

耳目之邪淡節臭味裁口腹之慾約身勞體以自苦刻居無尋丈之安而行有山跋谷涉之勤屬屬然奉其教之所謂戒者以求別於其徒士者且以為世所難得受禮而多譽之彼亦以此自賢沾然内勝謂足以抗吾道而存其教如吾所見漳州開元閑寂上人智海殆庶幾其人矣佛之為言固存於其經以大小分教乘而明聖賢之差別則守戒不失蹈人之所極難猶不足語於下乘之數葢自東土所傳離祖而為宗者未可望其門墻

視彼迦葉以下二十七人一鐙之照西土相續如其經所稱云者又未知羊牛之車相去何如耳克吾儒之所距則摩碣掩空片詞俱泯之旨乃足以深攻細折而與之較同異於毫髮之間如上人所守非獨其教之末亦吾道之所不足致距也上人於佛氏之經該誦而精講良亦勤且博矣其言固在苟求之而思思之而得究其所至將必有以抗吾道而特存吾方距之不暇而暇與之遊哉上人勉之然吾亦懼夫所以自為者不至他日

復見上人無所操以為息邪放淫之本力不足以有距而卒為上人所抗也吾與上人交當勉之

送程郡博致仕序　王慎中

嘉靖二十三年制當黜陟天下百司庶職報罷者凡若干人而吾泉州儒學教授程君龍峰名在有疾之籍當致其事以去程君在學方修廢起墜蒐遺緝失以興學成材為任早作晏休不少惰怠耳聰目明智長力給非獨其精爽有餘意氣未衰至於耳目之所營注手足之

所蹈持該涉器數而周旋儀等纖煩勞倦莫不究殫勝舉不知司枋者奚所孜而名其為疾也黜陟之典固將論賢不肖以馭廢置人之有疾與否則有命矣賢不肖之論非可倚此以為斷也況於名其為疾者乃非疾乎人之賢不肖藏於心術効于治行其隱微難見而形似易惑故其論常至於失實非若有疾與否可以形決而體定也今所謂疾者其失若此則於賢不肖之論又可知矣此余所以深有感也又有異焉古者憲老而不乞

言師也者所事也非事人也所謂以道得民者是也貴
其筋力之彊束課其骸骨之武健是所以待猥局冗司
之末也古之事師者其飲食於飯患其噎於截患其哽
而祝之也其居處於坐則有几於行則有杖皆所以事
師而修其輔羸攝痾之具未聞以疾而罷之也古之道
其不可行於今乎程君之僚與其所教諸生皆恨程君
之去謂其非疾也余故論今之失而及古之誼使知程
君雖誠有疾亦不可使去也君去矣斂其所學以教鄉

之子弟徜徉山水之間步屐輕翔放飯決肉矍鑠自喜客倘有訝而問者君胡無疾也聊應之曰昔者疾而今愈矣不亦可乎

送賛畫陳百戶序 王愼中

善騎者不忘馳善射者不忘㲉彼其體習于銜轡抉彇之具而心悅乎罄控縱送之能使其約束委頓于衢巷里門曲鞽而跼蹐不出一室目窮於前堵而足極乎四隅越月逾時而不得一逞則惘然而不樂故見平岡峻

坂則思介馬而驟見廣場易圃則思决拾而起有其技者固喜利其用也勇敢武藝之士矜鬬樂戰按劍而語喜難而幸危聽鼓鞞而意奮撫介胄而色厲居閒無事常有死封疆之心令將使之酣豢於甕盎盆缶之間據妻抱子以老而溘然盡一息於床簀之上宜其有所不樂也泉州衛百戶陳君經綸毅然有勇武人也百戶固小技而泉州入内地君雖矜鬬樂戰而無所用其勇一日以事至都下自言於兵部乞隷兩廣軍門為贊畫官

軍門所轄五管巖峒牙踞蠻猺雜種之所蕃育人質而
獸知挺鋌呼嘯所在而有無日不用兵君之好勇而得
肆於此此亦騎者之平崗峻坂射者之廣場易圃也有
閑習之技而得便利之地心動於鼓鼙之讙氣盈於介
冑之肅何其壯也然亦可謂樂矣君為此乞固死是求
計反顧而慮還踵豈君所以求往之志哉然令司馬中
丞張淨峰公實為兩廣總制吾聞張公在鎮經文緯武
以仁義行師既已擇其大憝巨酋之不可化服者蒐薙

而誅斬之其可以化服者皆以人畜之不絶以獸雍容尊俎而偃戈休甲訖威聲於四遐君誠矜鬬樂戰而冦發益稀兵不輙出雖時有所用其勇而已不愜其矜樂之志矣張公於用兵每以律授將佐不得越教誡違期約妄有所事常節其黷而養其鋭不以窮武力為功用能軍無蹂敗賊無濫殺君誠好勇其有所用之亦且善勝而完歸又安所得死矣君於此毋乃有不樂哉夫所為寢食不忘死者壯士之志也將死之求求死而不得

則為之不樂毋乃過於壯而苟以蹈一夫之勇歟予既壯君往得其地而又幸其所事之得人勇有所用而死之無所也為序以送之無使其過於壯而有所不樂也

贈何沈兩公歸蜀廣序

唐順之

嘗聞石鐘之說乎江自蜀走海數萬里寂然未嘗有聲一經石鐘山下則噌吰鞺鞳騣發而駭作夫聲藏於水本非無聲偶遇空洞之石與之相得而一露其奇耳使數萬里間不一遇空洞之石則遂終無聲矣使其為空

洞之石者不止石鐘一處為然而瀕江處處多有之則聲當滿天地矣終於無聲與聲滿天地而聲之在水者自如也人之遇於世亦若此矣栢村何將軍之在蜀紫江沈將軍之在廣以身繫兩鎮安危國家倚長城者二十年松茂線路闢百餘年之塞而牂牁兩江烽燧帖息蓋栢村之沈毅如太阿之在匣而不可測紫江之敏鋭如太阿之出匣而不可擬兩將軍意氣不同而同為一時名將頃倭寇起東南篤帥數蹶事人人以為非二老

將不可而廟堂亦遂名之及兩將軍之來俯仰諸當路間則舌若膠喋而不能謀臂若踡縮不能展謀焉而卒不見奇展焉而卒不如意賈勇而來垂翅而去何其智於蜀與廣而拙於東南也倭奴盜雎豈必勁於西番南猺江海沮洳豈必險於松茂牂牁而利鈍頓異人或以此歎兩將軍兩將軍亦未必不以此自歎昔者李郭兩公專制一面則挫安史方張之鋭而有餘及與九節度逡巡相州之役則熄朝義既灰之燼而不足此一人也

何哉權之在不在焉而已矣使今兩將軍於東南其所遇如蜀與廣得自專制安知不且為東南長城使向在蜀與廣所遇一不得自專制如東南即毫毛之功未可必立況能以身繫兩鎮安危耶嗚呼士不能自為材豈不信乎兩將軍歸矣松茂牂牁之間人人相迎曰我公歸矣吾鎮無事矣兩將軍亦感於東南之垂翅而慨然於故所立功處將不有技癢而心動曰我思用趙人乎否也然則人其可無歎兩將軍而兩將軍可以無自歎

矣

送彭通判致仕序 唐順之

古者僚友之間其相須至殷而其相比至勤也其去者則居者曲為之挽而留之于是有以去者從居者而居者不患于無與共勲伐焉則君奭之書是也其居者則去者曲為之引而致之于是有以居者從去者而去者不患於無與共泉石焉則北風之詩是也其或去者不能為居者留則居者為之盛祖帳車數十百兩至作為

詠歌倡而和者數十百人于是居者慨然有羨於去者以其絶塵而不可及而去者亦待居者以爲重然後風聲奕奕耀人耳目至於久而益章則漢人之于二疏唐人之于賀監是也自余官于常而得與石屋彭君爲同僚君温雅純粹行潔而材裕雖在僚佐中而隱然係一郡之重輕余方幸於得君竊以爲彌縫缺失實惟君是賴曾不幾時而君謝病以去余爲之悵然自失既自愧其力不能留君且以余之迂拙無所用於世其去不宜

在君後又自愧其麇于此而不能從也獨知慨然羨乎君之不可及而欲載之詩歌使君之風聲耀人耳目如古人者而又不能也則請聊述余所聞以贈君可乎夫去就有二途而仕隱無兩道在易之漸之上九既已漸于逵矣而孔子曰其羽可用為儀不可亂也觀之上九可以肆志矣而孔子曰志未平也由此言之君子所以蚤夜孜孜斷盡乎已而被乎物者豈獨嫳嫳于世者則然雖肥遯高尚之士亦固有責焉耳且君之居官清遠

閒散脩然絶不以聲利自汚則仕固無異乎其隱令君之去也將益盡乎已而被乎物使其志未平而其羽可用則隱固亦無異乎其仕矣故曰去就有二途而仕隱無兩道況就枕石漱流嘲弄烟月以為曠達而曰世與我既相違矣則余又何敢以此望君且非君所以自待也君行矣其亦有以處予也哉

送太平守江君序 唐順之

嘉靖中交人簒其君貢獻不通天子議將用師於是命

庭臣推擇諸臣中才望尤異者使為廣東西雲南三省撫臣而三省之吏自藩臬至於州郡縣必精其人有不稱者更而置之而廣西之太平與廣東之欽廉雲南之廣南諸郡實綰三省之口為中國出兵之户其地與交南相齒錯故其選人尤重於他郡而江君適以户部郎出守太平君練達而沉毅氣偉而志雄士大夫以是賀太平之得其人而知君之能勇於立功名以自見也會余以省父至南都君之僚某君輩因求余文以為君贈

余惟交南距中國萬里許且夫以北土能寒之人而爭鶩於毒利暑濕瘴癘之域以轉餉之艱而當自食其地之逸以不習地形之勢而乃當關拒險陡崖深溝之塞此兵家之忌罪人未可以必得而中國且騷然敝矣故征交之議士夫多難之雖然固有不煩兵不費粮而可以有功者則漢人所謂州郡足任者也今廣東西雲南諸郡所轄諸土兵其長技固與交人無以異其巢窟于陡崖深溝之中固與出入於交人之地無以異也往時

徼上之吡多竊出與交人相市近以通夷禁之夫此正不必禁也貴在因而用之耳誠欲刺其陰事而疑散其黨則足以備間諜欲奪其險阨則足以供鄉導何不可哉且莫氏以簒得國交人雖蠻夷固未必盡肯甘心為簒人役也其左右之刧于凶虐欲自拔而不能者計亦多矣聞故王子孫尚有據國之半而爭之者而占城壓交人之胸世仇國也此皆可借其報怨之憤而資其夾攻之力顧為計者未知出此誠使此諸郡迭相臂指潛

形蓄銳蹈瑕而動用其長技與熟于地形之兵加之以間諜鄉導之便因其故王子孫與左右欲自拔之人以為內間因其仇國以為外犄使彼備多而力寡然後陽壁于其所備而陰襲其所不備其國中固宜有嚮應者然則兵不必傅其都而篡之首可以懸而馘之矣其與勞師匱粮以犯兵家之忌者不亦遠乎故以為天子苟赦而不誅則已誅之則宜委其責於州郡而毋出內兵苟委其責於州郡則太平其宜率先諸郡者也嗟乎士

患不遇時彼慷慨躍馬策勲銅柱之外者世固不可無若人吾將以君之行觀之

其二

古之仕者比閭族黨之長皆不去乎其鄉積而至于公卿大夫皆不去乎其邦出有祿位之榮而入有桑梓之歡其委贄而効之君也未嘗一日違乎其親其戮力于國也未嘗一日捐乎其家其或銜命而使葢亦不過乎友邦侯服之間而非有蠻陬海徼之遠且艱也然而四

壯祈父之詩上之所以深悉乎下下之所以自鳴於上者且眷然而不釋也是故上不敢恃其勢之所易以使而下不必矯其情之所難以安上不忍奪人之私以蘄乎事之所必集而下不必自割其私以殉乎公之所必急於此之時士之不樂于仕者其亦鮮矣後世之仕者不然徼于一命之寄則不得不去其鄉羈于晝土之守則不得不違乎其親其所冒而歷者或絕棧驚波翳瘴毒霧夢寐之所駭而虞焉者也其所羣而靡者或侏

偽猩語豕竄鹿視耳目之所怪而愕焉者也此其勞逸
愉悴與古已大異矣而上之人方且據其勢之所易以
使而惟蘄乎其事之所必集下之人方且割其情之所
難以安而惟殉乎其公之所必急然則今之仕者其亦
有所不樂乎否耶白石江君歙人也乃今為天子出守
太平當南徼之絶去鄉萬里之外涉瘴癘之地與夷獠
雜處君雖慷慨不畏艱阻然而君有老母在顧力不能
偕也豈亦有不樂者乎君既不得如古士大夫各用於

其鄉而其勢又不得以其情自請近地而朋友間亦無有能以柳易播如古人而又無有能代為之請者其亦有所不樂乎否耶雖然太平為南徼雄鎮外拊交人之背内理綏諸蠻酋其為地也最要而其欲得良吏也甚急君負材練達氣偉而志雄意者太平固非君不可而君不宜以親為辭也抑以天子方有事南陲欲借豪儁於鎖鑰之用而暫試之盤錯之效以待旦夕而事定則遂還君于内地以便君之私也歟余固知君非久淹邊

郡者也然則君其可以慨然請行而祈父之歌余知其不必作於他日矣

贈竹嶼呂通判還郡序　唐順之

令之為蠲災之說者余知之矣有司以災上之計府主計者量其所災而上下其所蠲之數宜乎所災與所蠲必相當也然主計者疑於有司之不信也而必裁其數於三分之內有司者亦逆知主計者之不吾信也而必溢其數於三分之外大率主計者之蠲災也十裁而為

七有司之上災也七溢而為十然後有司之所溢與主計之所裁較足相補而所蠲與所災適得如其分數而無盈之若使據實而上焉則是所蠲常不能如其分數也然災自七分以下皆中饑小饑也猶得溢其虛分以求不失乎實分之蠲若夫大饑則其實分已盈乎十而十之外有司固不得復溢其虛分之三以待主計者之所裁矣其所蠲亦不得過七而止則是大饑之所蠲常不能如其分數也夫所蠲既已不能當其所災矣況所

蠲之分數云者又非通而計之也其法曰留者蠲解者不蠲大率一州邑之稅解者十居七八而留者十不二三也顧計留者二三分之中而蠲其十之七乃通計留者解者十分之中僅得蠲其十之一二耳則是十蠲其七者虛也而十蠲其一二者實也若使其所虛蠲者未及乎七則其所實蠲又當遞少於一二也夫災之數溢於十而蠲之數裁於一二此如徧體殘矣而益之以一毛然尚有一毛之益也而況所謂一毛者又未必在民

也其或有司不能皆賢也胥吏實操其散斂之柄蠲詔下矣匿而不布也鞭笞競行程期轉迫至於一無所負而後出詔而揭之壁則固無用於蠲矣是蠲之公困者虛也注之私困者實也有十分之災而卒至於無一毛之蠲嘻其亦可嘆矣章丘呂君判於吾常以督稅為司者也君操履修潔饋遺一無所受可謂皭然不涅於緇其才精於勾稽胥吏不能欺也而窺其志蓋若不欲以繭絲為功者豈古所謂撫字於摧科者非邪己亥之歲

將入京師旣成事將返郡求余言以贈是時東南諸郡大災斗米百錢而羨中家以上不能具饘食其野人或剝樹而啗之余不知主計者將如其分數而蠲之耶抑猶不免乎裁其三分如曩時耶將通其留者解者之筭而蠲耶抑猶不免乎不蠲解者如曩時耶呂君以稻稅為司則固曰知受成主計者而已矣知盈筭而轉輸之而已矣主計者之所裁也解者之所不可蠲也此呂君之所不得專焉者也若夫裁補乎官私羸朒而操縱乎

貧富予奪疎其鞭笞而緩與之期使所蠲者雖一毛必達于民而所不蠲者不至乎棘以厲民此呂君之所得專焉者也君為其所得專者而已矣君之所得專焉者余既以告於君而君且信而行之矣則君之所不得專焉者又安知不有以吾說而告之主計者耶安知主計者不且信而行之耶然則東南之民其亦庶幾乎饑而不害也歟

送第上人度海謁觀音大士序　唐順之

自三十二相至于種種恒河沙相謂之曰皆觀音大士焉可也徧微塵國土謂之曰皆補陀焉可也昔諸菩薩未見多寶佛時多寶佛乃在寶淨國諸菩薩既見多寶佛時多寶佛即不離娑婆世界多寶佛無在無不在而人有見不見耳由此言之求觀音大士者不必補陀求補陀者不必海然而大士見身獨補陀為著而其徒者往往必跨海以求而後得焉何也吾聞佛家之說以塵勞為苦海以解脫為彼岸非離苦海不能到彼岸然非

跨海不能見補陀或者大士假此以度世而其徒又假此以自度也第之意其出于此乎然則世豈真有補陀者耶其亦化城火聚之寓言耳補陀之事其誕與信無足深究吾特有激於第之行也以補陀之渺然大洋之外絶不見蹤影至使其徒莫不翕然醉心焉不憚鷩波之險颶母鮫魚之毒冀一至焉而後為快葢其信之篤而趨之果如此今儒者學于孔氏孔氏之宫巋然可目量而趾援也其醉心焉與冀一至焉而後為快者何其

少歟嗚呼孔氏之與佛不待較而知也然彼能奔走人于窮海不可蹤影之境而此不能奔走人于可以目量趾援之間彼不憚措身于鮫魚之窟而此畫地于坦坦之途是何詭之易溺而正之難歸耶豈吾儒言義利乃不如佛氏言死生足以闗斯人而鍵之耶藉令第始者不為彼而為此其能必至于孔氏之宮如今之必至補陀見大士否耶諺曰雀翼不能伏鵠卵吾才薄不能熾吾儒以梶第之行而回其轅于孔氏也第茲行過山陰

見吾友王君汝中者其必有以語第矣

豫内篇贈秋巖戴子之保州序　王維楨

令策事之臣率言簡卒拒敵夫卒不從天降不從地出比來悉衆而陣莫能快鬬又安所選之哉往戴子言兵累十疏甚具大要謂訓練儲積兩者豫内而務本也予蓋浴浴嘉尚之焉孔子論足兵乃首足食夫食能旦夕辦哉因天之時順地之利時而調度計而散斂令夫飽于伍妻饜于室若此乃後教之戰也有向輒克令邊卒

短褐不掩形糠覈不充口老幼聚處土圍一室之中相
顧垂泣乃責之拒敵乎夫賁育至猛使枵腹而與強女
子鬬則女子勝故馬足芻粟無論胡代皆以致千里也
士足衣糧無論強弱皆以任干戈也驅頓兵以却勁敵
非勝算也十人出而七歸非完事也故務在豫內令主
上下明詔議征討惟憂邊隅未寧民生未遂故云不謂
廣威斥壤以夸示敵人也若憑主之威以急功恃空拳
而以茫茫決事是為國家顯飾美名而暗啓釁隙也戴

子諳于斯理今别駕保州保州控扼三關外障敵人内護京師亦講武地也于其往言之𡽪其槪于中懐俟得柄則繹而施焉欲予言者祁州太守陳子及倅王君也與戴子為僚而王君之子與陳子并予皆同計偕而予與戴子又同進士於戲戴子負材而敢任非畀畀名實者其摘外而抵今淹泊也予莫之究竟矣

贈大中丞須野張公廵撫貴州序　王維楨

今天子念貴州在萬里之外其地險遠其俗半雜夷難

治非得博大通方之士以使之則不可以往令有司上可者名有司以張公之名上天子然之為下制諭張公張公得制其時為南京通政即以其事問貴州人游南京者甚少又以問客嘗游貴州者而愈少乃就翰林王子問焉謂翰林典在史局按輿圖知其方考譜諜知其事宜令言之於是王子受令而以為愚者畢謀智者畢聽古之道也乃為之言曰夫貴州諸境既已受制稱臣比于內地久矣忽而豪暴者興輒敢干紀者公知其故

乎彼有所恃也葢其地多山而山又峭峻蜿蜒回互自為城郭山下激澗千尋環之如帶據之成池酋所居國必依此為固彼寬則稽首納貢効欵欵之忠急則閉關拒敵不發一卒不射一矢雖有百萬之師翺翔而不敢進誠格于險也高皇帝知其然諸國既降乃因其故俗官之于貴州置省廣遷內地之壯士實其中若曰彼安則與安彼動則與定也公令往撫其地但仰求聖祖之指于二百歲之上而法其意於萬分之一則得矣夫以

聖祖之威兵甲之力其剪兇若草菅耳乃不滅斯種者非倦而不能舉也以為西南夷至衆而斯種頓内屬將因為扞蔽内省屯戍轉輸之勞而外禁侵軼之患故第以漢官命之不純用漢法治之也間者秉鉞大臣苟揚國威不講前事如雲南沅江之患上以虧天家之重下以啟他境之奸此有識之所謂舛也夫古號貴州為鬼方者以其人譎詐變幻執之無從搏之不得有似于鬼故名之也謂御外國為羈縻者以言拘之不拘譬猶之

覊馬之首縻牛之鼻其事相類也然馬雖受覊不能不踶齧牛雖受縻不能不牴觸其性然矣願公察覊縻之義鑒鬼方之稱置之度外毋與鬼較而傚儺者干戚之計僕聞法縁俗立順其俗即所以行其法威忌時作當其時乃可以明其威彼諸境相噬自其恒俗方其狺狺而爭之際兩不相下則竟必相屠然畏死亡戀親戚亦固有之適此之際公若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馳入其境以示爭者剖判是非曉以禍福令各罷兵彼之聽

之將不俟詞之畢也僕竊覰大臣之體與小臣異事小臣競一節持一行即得托名于賢者之林大臣則問安社稷保封疆不耳公博大通方人也而又奉天子之明詔其日夜孜孜思所以安之保之者如饑求食寒求衣固甚具也僕言胡益于執事哉顧獨念幕中一肉則推食無餘賞賜不饒則超距之才不出兵患輕動動亦有期士患弗強強亦有道惟公明察而熟慮之無忽或語余曰張公固嘗使滇南道貴州矣誠諳地形悉其政俗

令而問非不知也聊為之耳於是王子愧之曰吾失乎吾失乎古今則燕人若矣昔有越人將渡河燕人從傍而指越人渡處比入舟又刺刺然語以檠柁之事甚具已而問之越人也燕人竄入岸葦中不敢出越人入葦引燕人出而謝曰吾善操舟而子言之誠過為吾謀則忠矣張公其以越人之視燕人者視我可也

送柳濱先生赴平涼苑馬寺序 王維楨

王維楨曰余嘗履平涼境云知平涼苑馬寺事平涼在

重塞複嶺間游軺罕至寺務甚稀又幾大夫綜之乃愈
益閒寂幽曠且日循故事集揖衙署命坐呼茶茶已輒
揖退坐私關内吟卧自如興至則約與躡空同理觴吟
如此悠悠率用為常然志士勞人恒不樂就其所即就
思去如蹈坑溺塹若曰土僻秩散比之隱丈人云寺少
卿柳濱先生者固世之所稱志士勞人也自辰州才晉
令官自姚安才改辰州自部郎才刺姚安而發軔崛興
則自吾華庠始官凡五遷歲凡二十更可不謂志士勞

人耶論者咸稱今遷非先生樂就而先生以赴平凉道華州顧靡有弗樂於是王生欽之賀之以先生綜馬即說馬為贈夫莫險於山踰之在馬莫遠於天下至之在馬故馬者免險而到遠者也擇地而蹈不任險遠毛即奇無稱馬有馬於此西超河華北蹈幽燕南飲滇池旋越七澤赤汗血流逸足景靡歷四表弗病此其骨與氣能常有哉然又夷塗平岅讓馬爭趨文茵繡轂讓馬爭服束脯石粟讓馬爭秣仙杖天閑讓馬爭入烟水之陂

莽蒼之野俯首甘心不一悲號顧馬故殫力任使貞志安遇非獨君子馬亦有之先生笑曰嗟允寧論馬而實謂我我倦游人也兹赴信適於是王生又說御夫世稱造父為周王御八駿日行千里周游八極人咸怪之八駿信善馳能一騁千里哉惟御者節其控縱時其奔徐察其休苦不竭其材遂千里至也蓋百里一息千里十息八極可周急轡疾鞭以速必到崇朝而絶故脫驂駐珂休力養健御者之法也棧閑置散儲精需晉官家之

度也先生又笑曰嗟允寧論御而實謂我我倦游人也安能千里允寧葢余字余自學于先生而今官先生執余手而喜曰吾識子在童騶時茲服在帝輦且範馳驅乃何憂識馬即望平凉去

贈監察御史濯溪閻公還朝序　王維楨

夫御史者奉天子之命以按視部中苟其持三尺謦百寮取所謂損下殃民者論而罷之即所謂豕用詔書聲名歸之矣御史閻公既得命按應天讀詔書歎曰噫嘻

令有司鮮有不損下殃民者也即有之亦百一之獲耳令其既損既殃而必繩之法是法徒雪其憤無救於傷也有司讐民吾讐有司上下相讐無已時也何益夫療病者貴治其源不在巫祝安民者貴防其蠹不在威刑於是乃行而詣部中部中有司或自度不能免者聞閭公來輒先朝解印去矣及閭公至顧且不問有司乃先問百姓便益與之圖于是六郡各條便宜事上之閭公閭公則因六郡俗制六令大之而朝覲之儀祭祀之費

細之而供億之繁燕會之節靡不犁然著井然分焉令既具乃卒為著犯令之科甚嚴乃先下太平令試行之便不當此之時有任公者守太平奉令如閻公指行之三月凡省費若干金果便而有驗於是閻公乃下寧國令次下池州令次下安慶令次下徽州令次下應天令御史行臺在太平城中故令下以遠近為序久之諸郡咸報便上省金數而六郡之民遂皆安枕田廬亡有狗吠驚擾之患矣閻公出行部所至父老拜伏遮道頌功

德車不得進至中道宿焉鄙人聞公之故交也聞公遺鄙人六郡令鄙人覩之既遂乃報聞公書且賀曰今江南號稱沃土百物之所出有司得江南猶之甘醴之猩銜魚之獺未有弗饜者也江南困於有司猶之樹披其枝體胺其膚未有弗病者也夫人情病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將恐有不逞之徒緣間而起為國家憂僕竊私念之今公所制便宜六令嚴如峻防密如結絲侵之不能過觸之不能亂有司欲殃民得乎有司不為殃則民

安民安則寇賊熄寇賊熄則惠化溥洽上下恬愉有司不及罪臺吏不見威如此則至治之風光於一時傳於後世真所謂捄時之勞臣識體之通儒也即令有殊絶賞遇加于公身公不為溢然可以顯茂異而厲具臣顧廟堂之議非遠人所得豫聊為公明所當耳聞公往嘗按河西河西之宿蠹大猾皆以正法伏辜莫有遁者威稜甚著視今按應天其體大槩相類而措置不同昔倉公挾醫而行游四方術隨地輒變顯名於天下聞公亦

云閭公按應天既一年得代將還報天子鄙人繫官白下不得身與别以書送之曰客由北方來者皆言燕趙之郊多餓人市或撤肆青齊以南人相捕而食焉至于梁宋益苦伏尸枕籍行人皆掩泣過矣若此者誠可懼也僕也思西域之異香返伏尸魂然而道遠不可致思辟穀之術將以扶餓人濟祲歲而海上之神人不來第塊然坐而歎之幸今值有公顧公不能化百身以救萬靈唯得以尺牘陳困戹之狀公今往而登文石之陛涉

赤墀之塗矣唯圖所得為者可也閻公才廣而氣直志高而節堅其平生慕汲長孺袁盎之為人也以為茍利社稷遑恤其他一時縉紳大夫之徒皆稱之號為千尋劒閣以以閻公蜀人也即取蜀物比況之耳語曰大國多良材大海出明珠信然乎信然乎

贈别駕梁君之延平序　王維楨

今南都諸省皆稱閒曹而翰林尤甚余以守翰林來且半歲過矣則竟日第塊處乃漫取莊生籍讀之矣及至

論海鵬扶摶事則輒撫卷歎息焉夫鵬之上摶也乃至九萬里高遠矣是鵬之能也然非藉扶搖力則徒屈伏海際即不能極高遠至九萬里也鵬徒伏海際不能動斯與凡鱗常羽殊乎由是觀之客游南都乃往往苦之者非薄之也彼固有所抑也翰林孔目有梁君者廣東人也為人沈毅偉瑰有橫馳四方之志乃羈在此余苦閱甚則恒要梁君過余談焉梁君謂余典文辭請所為詞何從余慨然謂之曰今吾方厭是而君顧歆艷之邪

揚雄有言壯夫不為葢其技雕蟲能令完壁殘巨木腐
雄既老始悔之所貴君子者固在棟明堂充圭璋之用
耳誠無事雕蟲為也吾方猒是而君顧歆艶之耶於是
梁君默然一日梁君復過談其鄉珠璣翡翠土人泅池
而採不恤没頂歷木而求不憚嵐烟若是其險難也余
為之惻焉夫珠璣處於淵翡翠巢於林斯二物者去人
世邈矣乃二工必得之固謂其珍異絶非庸庸也賢者
投于遐僻而不用即珠璣翡翠弗若之矣居有頃而海

上之盜興梁君請余令策且安出弭之余笑而詰梁君曰往君慕詞而請為之令盜興能以一詩退乎夫天下有卒然之變而未有卒然之功有卒然之功者葢謀甞前定物甞素辦者也夫鵬伏於海而羽翮已具至乘扶搖則橫焉令諸公在事謂江南為極樂國無慮乃不講于批擣之術瞥卒傳則失之余弄筆札人也柰何越他人職而言干戈事乎久之梁君擢延平府通判檄至余過梁君賀焉夫珠璣貴而康賈躁翡翠感而貞姬慼乃

自古歎之矣何者物尤而欲不可止也君子之黷貨者亦若是耳梁君苦二物之見求其不以自𥪡其躬明矣乃余以曹署故既已賀復此送之云於是梁君避席再拜而謝曰雇在東西隅足跡未嘗蹈四方不知闗西先生之論諤諤如此茲固鞭驅前矣顧獨無柰别先生何念先生寂寂守孤邸耳梁君既去有華亭何君者代其職未至至則余有與談者不寂寂也

送參議陳公之官廣西序 田汝成

予嘗跡南海跋夜郎翺翔桂林陸沈炎裔訪古撫今跡山川之源委覽形勝之周防諏邊方之情偽決戎務之緩急喟然歎曰嗟乎兹非終身受用之區哉吾雖病訥乃今談邊事纚纚乎若倒囊而出物也夫人患無遠遊之志而抱貪得之私爾苟才欲顯於艱難志恒甘於淡泊則在彼猶在此也而何鄙於邊方哉五山陳子傑才也自閩臯遷粤藩叅議以予新自粤藩來日以粤事為問予先談其難則陳子慨然深思也繼談其易則陳子

欣然若有釋也終而予縱横其難易則陳子睪然復疑而予則與之飲酒擊節運籌而畫之曰無難也無易也如此而難如此而易爾則陳子翩翩然喜溢眉廣身欲留而神欲往者屢矣予因以識陳子之往有為也夫廣西外捍交趾内屏湖襄為南維重地然半荒服也治異中州故外酋難馭兵事難綜奬吏難轄軍官土官姻聯瓜葛為之嚮導探我底裏怯膽寡謀則拔扈以嚇我投間納賄則役我如奴況乎賞罰久淆疑憤世積即有約

東抗閣不行故曰外酋難馴也猺獞諸蠻跧山伏穴喜則人怒則獸縱而惡法戇而易欺託寄豪右之家爲之隂蓋齟齬其間不使一控公門陳情白事得利則掩慝埋奸千方居觧不得利則宣露宿惡傅以醜詞震驚官府狙我不察輕舉損威釀成酷禍迨乎臨陣決筞呼吸存亡百慮攻衝頭鬚爲白故曰兵事難綜也嶺徼守令半出遷謫之科非耄則玷包含愠憤以齮齕其民職業不修而怨上官之覺察容之則廢法稽之則反唇機宜

所闗往往漏洩敗我所圖故曰弊吏難轄也雖然是烏足以動豪傑之襟懐哉吾能秉廉以飭法守信以布令推仁以體下好問以矚遠則難駕者讋矣吾能章示好惡離其隂蓋赤心所加隂谷畢達刑必懲於首惡兵不蔓於非辜好謀於先事而決策於臨時不得已而用之非萬全不發則難綜者理矣吾能端儀立凖霽威以臨之寛而不隨明而不訐則難轄者服矣夫丈夫生而桑弧蓬矢以射四方所以明有事也廣西雖遠險寧不愈

於匈奴哉班超投筆而興馳志陰山之北遠遊固豪傑之所欣躍也昔者予友陳弱寳之官嶺右其友驕無狀者戲之曰此亦善地可寛居之弱寳曰是雖謔浪可以規我遂名其居曰亦善堂而予在嶺右時弱寳復誦其事於予予亦名其堂曰亦善而為之説曰亦善者苟美之義也孔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終於苟美而已矣夫人貪得之心生於不足不足者喪德之媒而亡家之本也人能以亦善存心則粗糲苟充不必膏粱也布帛苟

煖不必文繡也爵祿苟安不必奔競也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由前談之足以愜遠遊之志由後談之足以弭貪得之私然則廣西雖遠險顧非終身玉成之地哉陳子嘗以御史巡察江防鹽徒為亂勒兵勦之一吪而潰乃令按察閫會操潔秉公綜理周密門無私謁囊無長物信乎才已試於艱難而志雅甘於淡泊者自茲往也學將益深而名益顯矣于是同官劉子輩嘆曰善哉田子之談邊也核而有徵聽之令人忘倦矣請緝予

言以授陳子曰攜以往試其言果有合乎他日幸書以報我也

贈唐大夫幼貞出守廣平序　趙貞吉

子選漢紀公孫昆邪惜上谷太守力戰事以為若此近古憐才之義至文帝使持節赦雲中守嗚呼又何明也是時漢苦匈奴矣終帝世兵竟不出皆使屯將近郊天子按行示有兵而已其要領可睹也文帝曰李廣奇才俾遇高祖萬戶侯豈難得哉明已之不以萬戶侯與廣

也李廣事帝年尚壯也已遍歷鴈門上谷代郡守以此知帝之扞邊安民大略在慎擇守夫乘障收保聚令寇不大入得以殺獲上府計功過即守事亦易辦豈得空國困用哉至武帝之世則萬戸侯搖鐸而以與諸人於是廣去守而為將雖其晚年而郅都一以扞圉名則既以其名困矣明制横邊守碁置寇連近歲大入殺畧守民人顧法守不與考責僅胥糈糗哺幕府行尺牘文墨自喜經國者謂出師難鎮兵又不足賴雖以萬戸侯市

期無應者宜倣漢古法重擇近邊及甸輔太守得沈機才智勇畧之士稍潤畧文法假借之令率民自爲戰禦以寬内稱善計當是時而平陽太守又竟以課民禦寇中不律何哉今之守不得自補卒伍如李廣魏尚有自衛也率出催募非課入贖罰則安所取直哉以法不當則謂收市租自用者又何如也大夫刑部唐君曰使平陽守競競守常磨歲月以彼才智自效寇亦易與烏可越格令率易若此予曰嗚呼適百里者宿舂糧眡昭曠

者不及於眉睫事有固然者是時寇旦夕入率婦子待命又奚暇磨歲月顧不念其時能令寇不入境也守雖操一切不暇念民亦遠出於坐視寇去後深文平繩之使後守衛維四肢欲自奮無由則執計者之過也烏在所稱潤畧假借之初意於是唐大夫出守廣平矣過予論事廣平畿南閼國不若上谷平陽要害然寇往年掠至完縣則廣平宜急備宜大夫以才士行大夫讀名實篤核擊斷之書久奮氣再倍可以出而擊禦寇寬上憂

不但專理民不得以繩文深恐為解夫大夫談詩書起家者儻亦有鷹搏猿射之雄乎善乎田叔有言雲中之民自為守出死力擊寇不可禁嗟乎尚得民心如此即功名易成矣此尚之能也宜文帝之為尚動故予與大夫計邊言雖多又終以安民為之本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四十六
七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黄廷璧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四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序六十六

送王中丞督理河道序 明李攀龍

今天下御史中丞自臺中出開府者無慮數十所矣越在四境非北事狄即南結越其不事狄結於越者宗人大藩仰給縣官横不可治不則盜賊亡賴依阻山澤弄

兵自喜不則挾持左道動摇衆心不知所為此視之狄若越未亂而有其形矣而公方且督淮揚以北四部刺史大司空水部七使者行治河則天子璧馬竇弍瘞之瀕河吏卒無伐買薪石之費大興人徒之勞由淮揚以北數千里漕具如故江南數十郡之芻粟日銜艫而至也不北事狄而南維越無宗人大藩仰給之擾盜賊弄兵之憂左道動摇不知所為之慮歲滿且拱手還去矣無已而欲有所為則有餘以浸溉上漬其防令百姓引

水饗其利不可也使數千里多就渠用注塡閼之水漑澤鹵之地自疏水力雖使為沃野猶之陸漕不可也使民芟牧其棄地而聽其所為自弛其禁潴而不洩則曲陣川以逆水勢雖有少府稍入不可也三者以利民然且不可公雖不拱手遷去不能矣余入闗中蓋聞公嘗分梟潼水上備宅盜得商洛山巨冦黄守矩者數十人格殺之及見公坐計陜以西緣邊四大中丞幕府軍士事胡者歲數百萬轉相餉也是年敵大入上郡以軍士

食給亡所掠去又及見公與右史大梁李君計宗人在朝那占種民田不為輸租縣官者殆萬頃議請上以其所不輸租筭如祿使自入因著為籍得田萬頃云此以事狄越而填撫宗藩虞盜賊不知所為者之變何不可者而以公督治河固以為自臺中出開府者猶之有人哉唯是天子作新明堂而治明年春屬受計之期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蓋執玉帛者萬國焉掄材使者乘傳出西南夷得因巴蜀吏幣物致其君長而喻以天子德

意使下所伐材木杉柟豫章欝結輪囷長者竟數畝大者蔽兕象其液如凝膏其理如戛石梧梧彊彊由瞿唐而望荆門蕩若垂天之雲蔽江流而下也明堂工師操繩墨而南望天子日夜思咏斯干之雅誠下詔切責掄材使者公豈可謂非吾所敢知由淮揚以北數千里秋水豈多有所休息於汙澤令可導為漕者乎游波有浩汗而離常流者乎隄防有潰寫不厚蓄者乎何以令水力相積負大而不膠使杉柟豫章猶之杭葦者乎四部

刺史司空七使者奉職行水以為非公不可爾公豈能為先尚書禮奉使馬湖時杉楠自行公所能為者有河可行杉楠而已是又非公可拱手遷去時也

送中丞陳公撫填河西序 李攀龍

中丞中河西四郡而立幕府治張掖馬東起武威而西出敦煌玉門關數千里北邊匈奴西控諸番而南制湟中羌非若它中丞得一意備敵者矣今年春匈奴出武威度河入冦隴西郡蹦湟水擊諸羌掠申沖豪二部人

畜去尋復牧西江上與諸羌爭水草之利欲候便擊之
何可久哉自漢表河曲而列四郡斷匈奴右臂令隔絕
與羌通路令湟中羌羈縻內屬顧又且患苦敵而至占
牧西海上出入其國旁不去則諸羌何以賴我而以為
中丞威重也日哈密諸番數萬又稱兵欲窺敦煌酒泉
間假令國家怒而追哈密已事往正其罪一旦開關延
諸番名王貴人使前受言則有若匈奴在青海上為內
應又何以待之中丞自在西曹時望見敵都城下扼腕

朝廷無禽敵之士請上大閱六師不報余旣已壯之也屬且督四道守臣使分護河西一太僕治外廏之政得以幕府西制殊域即令驅其軍吏發四郡騎士為天子揚推亡固存之威刺土魯番之三䖍哈密者傳首詣北闕下而勒功昆山之仄豈為難哉令天下厭亂朝廷方滅倭而後朝食敵又頻年出雲中上谷公卿議留上郡朔方入衛兵使者又出上郡朔方間慕它敢戰之士而市西北駿馬郡國二千石各上補邊狀與計對中丞即

欲事萬里外吾恐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
不從必且以為無故勤四郡兵生釁外國即詔書問中
丞甚苦暴露獨不計令德柔遠因循舊貫與民休息孰
與此也徼中丞誰不樂此者中丞而得讓何以自解也
然則陳子公之功沒齒不可復見矣優游河曲終更亟
還而取卿相不已足以徙給事中之踦哉宅中丞得一
意備匈奴何如中丞令得以羌備匈奴也匈奴欲與羌
合者非一世矣其計常幸羌有中國之急先赴以堅其

約然今觀望界禾海上不即為寇者則猶私心不能忘恐中丞兵至而諸羌背之也中丞誠以為羌小國即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者釋而不問間與匈奴解仇結約者再以此擁護大豪使卒歸義我勿輕治兵湟中使匈奴得施德於羌而羌得以負匈奴之助然後以金符之利制其命而虛其外廄豈不並制羌狄之道也羌十三種故皆有大豪保南山湟中視城郭國久矣豈其不度而損所恃以生之利於中國以託于自疑不

堅之匈奴棄妻子於它種中以與中丞為難必不然矣
邊境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耳
若謂畀禾海上安得有匈奴令安得從枕席上度寇也
則以責之四郡不築遮寇障者徒令障候長吏多出卒
若取庸獵獸以皮毛為旃罽日操量課杞采山理石為
毹自罷其力而為實劾何益哉匈奴雖在西海上羌能
間得其降者時時以牒來受事中丞斥所欲至伏所必
入使寇以謀淺自失而與國為累則羌為之障矣此謂

以羌備匈奴者也

贈王元美按青州序　李攀龍

元美所為守尚書郎九歲當遷者再輒報罷則貴人側目矣亡何稱治獄使者北察燕趙諸郡居十月而竣事且入致命於天子乃遷按察副使奉璽書治青州部兵事馬攀龍曰青州四塞國也今其民豈猶無不吹竽鼓瑟鬬鷄走犬六博蹋鞠者乎臨淄之途豈猶無不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者乎有之然利不在上

也管夷吾用齊而罷士無伍與其為善于鄉也不如為善於家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斯禦戎狄衛中夏成九合一匡之功而諸侯皆得以鞭箠使矣今其民見以為無不吹竽鼓瑟鬬鷄走犬六博蹋鞠相樂也然暴子弟無賴少年耳不采金於山即煮鹽於海矣輕扞厲禁恣睢辟倪往往内交亡命傾身為急仇家不解白刃以視與其逮於法也不如聽於豪是大亂之形日具而有司者所不知即為有司者所知徼欲持其陰事吾恐其

發在左右之後也由是中猾以下猶姑逋逃佯以示遜殺有司之怒而其大者不挾衆負固即自詣臺對有司者不問矣有司者問之奈何卒能以其黨令自攻令年一長吏明年一長吏又奈何卒能令有司者不問也三尋之矛唯敵是求振臂一呼超距十丈引而更卻如曳風雨其搏秘如組亦如掉蝟其盤鋒如輪亦如積環斗墻而進矢疾不得加劒銛不得接不竢尺符掟于烽火三尋之矛若鄧林矣然則令日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

摩連衽成幃舉袂成幕者豪為政也縣官豈有賴焉王于興師則占籍自偷不著同袍之義有司者一一治賦即又狡憤而起坐索輜車裹糧于槖人歲不饜百鎰高秋徵戍攫市以行漁陽之埜何多韎韋之跗注君子也三尋之矛十五相搆傳以韋幟寢處其間釋氷而游爰喪其馬不如獵犺受脤天子之鍾鼓實式靈之汝何多之有柞浦之役有君子六千人島夷偽遁委以禦貸覆者三千人矣有司者初亦唯以汝為功又不使以勤縣

官而怯於公戰即有豪實應且憎以懟我有司我有司豈顧有間也語曰虧之若月靡之若熱元美若能使臨淄之民無不吹竽鼓瑟鬬鷄走犬六博蹹鞠相樂也而又無采金于山煮鹽於海是匹夫不善可得而誅也何辭之與有若是采金于山煮鹽於海也尚將使其為善乎鄉也無以異為善乎家以為罷士伍而輕扞厲禁恣睢辟倪豪大者其末可遽間也元美其從堂視室左右將自復若曰為勞幾何而歲且鏹食縣官而必置之則

是使暴子弟無賴少年登瑯琊之丘北嚮而歎也其若徵戍以勤天子何可以春秋高遂自愉快也夾谷之會魯行相事者誰哉元美其才一日可鞭箠使青州矣何可使寇命也不然元美且喜自用馬其安能知之其所以知者元美有績以聞執諸貴人繫不食夫我者爾

送袁履善郎中讞獄廣西序　李攀龍

天子既誅丁大司馬而下王職方獄也百官當秋論報則職方逮詣闕下簿責不服矣按事者為奏移章司寇

吏將罷劾之時天下傷悼元元肝腦塗地而痛誅國之臣即有嚴威赫怒人何得測馬履善蓋嘗仰屋嘆曰昔者鄧公言晁錯於漢景帝謂錯計畫始行卒受大僇内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為陛下不取也而帝復謂吾亦恨之可謂愛君哉夫北敵虔劉我人民大司馬悖愕自失至不敢出一騎他帥提重兵自鎮來復堅壁觀望未嘗發鏃矢何可不駢首僇也職方則徽二重臣已足對于天下怨心即使又誅一職方是匈奴既大為

賊虐偃蹇肆志而去而朝廷復以其遺毒及吾臣子使相慶得計謂因疆埸之政自層執事之臣受為匈奴報怨名天子仁聖愛畿内百姓甚於一大司馬而惡匈奴懷詐内侵甚於二三執事之臣衆何憒憒無鄧公之見也即前職方訊章所麗大辟法又非我所輒取何不可以成案委顧人臣將順天子德意揚主之明傾身為之不欲阿邑辟恚爾余聞大司馬訑訑不受人言北敵至城下時職方數為請戰不許也先是職方移檄諸道乘

障吏及時伺北敵出沒奏凡數十章又甚備於法得讞奏矣屢善非不親見大司馬受鉞縣首藁街三司使議獄少緩行笞於庭法吏固人人危使余至今病悸也職方必無幸矣一朝覆劾從末減以冒天子黨惡之怒而為無益不枇鱗者哉屢善素少年是舉也即宰相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吐餔出見焉一日而名重公卿間矣夫廣西不猶漢百粵地哉昔王然于風諭滇王入朝而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令思田疆宗岑氏為大

詳為内屬而覊縻自解斯同夏固矣戈船下厲將軍出零陵下灕水桂林犀無害也今苗賊阻兵府江寇竊荔蒲等郡矣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黔鬱之閒雖蒼梧秦王助逆吕嘉何至大藤峽蠻剽戾如近時其在海濵西南夷譯者稱貢來往往禦人于貨使沈沙棲陸之珍紫貝翠羽之玩不得呈表環麗以雕被宫幄而賨幏火毳馴禽封獸之賦不軨積於内府有司者治之按劒相眄則依憑深峭中原兵往援復以下潦

上霧毒氣蒸浥輜重阻絶兮淰鋋溢不可久居故聲教
或難之也即縣道官督大奸猾過嚴以為起釁生事往
往中罷長其不逞之心檄召酋豪使出為戰則枕籍城
野又皆中國遷民流移亡命驅之鋒刃而不甚惜彼雖
侏儷蠢獷然其視利害禍福明矣我禦人于貨而譯者
赭衣我日尋干戈而敵人受覆師之罪彼見髡鉗載道
非其族類又安能不私相撫掌揶揄笑中國愚也當使
者五歲讞獄期彼豈亦不惴惴恐冤者得直而吾禦人

於貨日尋干戈將論報反逮也乃使者怠於爰書不折片言否則又以制邊國重事不欲輕變遂令繫者由我遂不復望生時不恤矣何以大畏荒裔之志而制其命哉蠻夷猾夏咎繇是聽中猾小童何以稱淑問哉履善論囚畿中時為越石父於黎陽盧生也嘗受其所上獄中書益余已異之又為言廣中事多類王職方矣

送王元美序 李攀龍

以予觀於文章國朝作者無慮十數家稱於世即北地

李獻吉輩其人也視古修辭寧失諸理今之文章如晉江毘陵二三君子豈不亦家傳户誦而持論太過動傷氣格憚於修辭理勝相掩彼豈以左丘明所載爲皆侏離之語而司馬遷叙事不近人情乎故同一意一事而結撰迴殊者才有所至不至也後生學士乃唯衆耳是寄至不能自發一識浮沉藝苑真僞相含遂令古之作者謂千載無知已此何異塗之羣瞽取道一夫則相與拍肩隨之纍纍載路稱培塿則皆橋足不下稱汙邪則

皆曳踵不進而雖有步趨終不自施者乎語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世之儒者茍治牘成一說不憚儕俗比之俚言而布在方策者耳復以易曉忘其鄙倍取合流俗相沿竊譽不自知其非及見能為左氏司馬文者則又猥以不便於時制徒敝精神何乃有此不可讀之語且安所用之又二三君子家傳戶誦則一人又何難焉誠使元美與二三君子者比名量譽誠不能以一人一旦遽奪其終身之見而輒勝天下風靡之士文

章之道童習白紛乃欲一朝使舍所學而從我日莫途遠且彼奚肯苦其心志於不可必致者乎夜蟲傳火不疑於日非虛語也先是濮陽李先芳亟為元美道予及元美見予時則稠人廣坐之中而已心知其為予稍益近之即曰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今之作者論不與李獻吉輩者知其無能為已且予結髮而屬辭比事今乃得一當生僕願居前先揭旗鼓必得所欲與左氏司馬千載而比肩生豈有意哉盍五年於此少年多時時

言子元美不問也曰世貞奈何乃從諸賢大夫知李先生乎自是之後少年乃顧愈益知予齊魯之間其於文學雖天性然秦漢以來素業散失即關洛諸世家亦皆漸由培植竢諸王者故五百年一名世出猶為多也吳越勘兵火詩書藏於闤闠即後生學士無不操染然竿濫不可區別超乘而上是為難耳故能為獻吉輩者乃能不為獻吉輩者乎

奉贈憲使河中馮公遷治延鄜序　王世貞

歲乙丑之春吏部臣言吴四郡治兵使者耿公習北事宜調去為上谷治兵使者已復言東昌守河中馮公故為常熟令賢習南事又理大郡稱良二千石最宜遷遷為吴四郡治兵使者歲之嘉平月吏部臣復言延鄜闗治兵使者馮公於西事尤習宜調前後俱報可始馮公奉璽書來按吴吴中人雅已知公常熟時政則人人大喜加額言上念我子我馮我所以恩澤吴民甚厚馮公以欣然思取故所卵翼之餘與波及者而袵席之其他

規調兵食築城堡劑賦役盈庭之造大事佫斷小事理
解雖山川草木若有熟於馮公之貌而色飛者乃一旦
奪之即盧扁操藥石使吳人瘠而秦人肥於吳奚賴焉
吳士大夫父老謀欲尼馮公行不可得則相牽詣王子
謂輦上君子忽不念重地而輕來往我公一旦島豎乘
嶠汎峩岢之艑宵抵步而晨虔劉人於郡郛之外疇為
折衝哉且業已稱耿公習北事則胡不前北耿公以馮
公習西事則胡不前西馮公又以馮公嘗令常熟習南

事則胡不終惠我馮公一歲間更汗渙之號徒令賢者匍匐道路為也夫西周不過數大郡地耳以張仲山甫為之内則東帥中伯南帥召虎北帥尹吉甫鼎分諸賢而三應之令幸稱全天下故不至乏才柰何齦齦南事急則馮公南西事急則馮公西卒不幸南與西俱急安所取兩馮公哉王子無以應徐而曰諸君不見夫天駟之驥乎朝秣越而夕刷燕其用良也又不見夫佽飛之用湛盧乎水以斷蛟蜃而陸以剸犀兕急欲悉其材也

夫國欲亂則賢者常逸國欲治則賢者常勞勞非所以異賢者然使宰物之柄優賢者以虛禮而不竟其才賢者苟於逸而有所不竟於志此非治徵也人主之所注嚮則天下之精神才術奔走以應之而唯恐後急欲竟賢者之秘而忘均其勞賢者亦忘其勞而遂竟其秘此治徵也且諸君亦知所以西馮公意乎內意誠重西在宋慶歴則有若范文正公明成化則有若于肅愍公正德則有若楊文襄公今則有若王恭襄公及大司馬楊

公皆由西帥入政府握樞要楊公公鄉人也能無意公為其後哉雖然亦偶重西耳宵旰之地忽改慮而東南其顧又安知公不以中丞之節終惠吳也士大夫父老意得去乃徵敘余言以為馮公別當別公則耿公亦已超為中丞撫三輔矣

贈楊憑序王世貞

大海以西任俠者稱楊君兄弟二人君之兄尤跅宕不問家家數起數廢而好摴蒱決數十萬一擲雖資不中

豪其豪長目相攝亡敢犯君為人長身便騎習鬬尤以
信義稱旣濵海其人多業魚鹽君從其中度能任者致
之為撫恤計妻子良厚咸踴躍願為楊君使甚或鷙桀
無狀衆所畏欲避而楊君獨狎之得其力郡守尉業稍
稍聞楊君於是郡多偷則下君捕諸任人咸來佐耳目
微知偷處楊君坐起不離家指顧曰某從某所得之或
縱偷伍中發或偷卧甲者出于床俱以次就縳亡一脫
前時大盜洪等旣越獄則糺衆浮艨艟首犯郡欲以報

執者直指使方行郡使軍將出擊之敗軍將死使大恐別遣將出而會有薦楊君乃令楊君叅軍事諸橫海樓船别校陰取君進止君謂賊驟勝驕逮掩之勿失因夜出黎明距賊里許鼓噪進君麾其私屬直前搏賊大破擒酋洪餘斬獲無遺使以下襲楊君功得遷君僅上賞格亦不自明又捕商舶没香藥珍寳悉歸官楊君亡美衣鮮食之好少鹵獲輒分其下其輕財好施予蓋天性然楊君游于魚鹽人乎所結納多士大夫長者乍見畀

早磬折稍與論事宜乃慷慨剖析咸歎服謂書生不如
今年夏島人大舉犯郡其游兵四出掠予方里居從里
中少年揭竿木裹裳而拒之小利則益憂其大衆讐我
楊君聞奮袂曰吾不可坐視帕首韎韐佩兩刀從健卒
數十來赴至則坐大樹下料羣少年勇怯勇者給精器
居前餘分左右翼備聲援毋令輕嘗賊中約束定賞格
予恃以益強數日聞郡兵且出掩賊而六合令自以果
毅往張甚衆亡不色得楊君獨曰六合令非能見大敵

者又帥二三當亡節度必敗尋敗問至衆驚而更問君君曰賊飽不久郤矣果郤其料審懸中若燭照然嗟夫傳所謂朱家郭解其人咸負氣豪餘聲足以起海内乃不為縣官出死力北滅匈奴竟以俠敗予固惜且恨之周太尉得劇孟喜若降敵固然不聞事定後有所薦豈吳得之重亡益漢抑孟故自引晦或忌之耶諸公固俠人亡見才令楊君見才無為引楊君者何也使得五千組練當東南寄必有可觀者予姑拭目以俟矣

送別駕湗濵劉君考績序　沈鍊

記曰大司馬辨論官材書曰三載考績夫考績之與論官異矣論官語其心術之邪正考績記其功庸之多寡然惟有道者能知之自秦漢而下政理衰而官方敝學士大夫之出處莫有通於君臣之義其視詩書記載之言曾不比於絲竹之悅人耳也日夕之所持論皆不過全軀保妻子奉頭鼠竄者之所為極其所往遂至於欺君父若嬰兒殺生民如草菅僩然自以為得計而人莫

予知也殊不知自高明者觀之譬若日月畢照心術之壞至於靡爛天地凋落萬物者又何功庸之有耶故未有豪傑之士能奮然於百世之下以是而知滏濱君之於考績之為難也余以言事謫邊陲且三載每闔戸不欲見長官及聞滏濱君之風烈所願握手論交而恐不得焉班孟堅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黃金之貴貴於泥沙松栢之貞貞於桃李言植之不易也君以僉判之官當錢穀之任而處於邊境驛騷之時固非不知流俗之

遷轉而抱其體國憂民之具雍雍而行之屹然如磐石

縉紳先生語廉明之吏者非淹濵君無稱云非其心術

之正不可得而亂烏覩其難之若彼易之若此所謂豪

傑之士奮然於百世之下者非耶故聞君之政不言而

陰化者多矣此其為績豈特簿書米鹽之間而已哉

送朱縣丞赴尤溪序　沈鍊

余表弟北橋朱子候選曹者數年今得除尤溪縣丞將

行問計於余何以丞尤溪者余詎知尤溪之所以而告

之其道乎哉昔人之言曰一年之計在於樹穀十年之計在於樹木終身之計在於樹人皆詡張其辭說以為名言讜論可以服行而有餘播流於無極余以為不然人皆貴自樹也夫托根榛莽之間振起山林之表至於枝葉扶疏參青霄而蔽白日物莫能禦之者草木猶然而況於人乎故古之君子其生而飲食居處與百姓同及其反也德澤加於海内功名流於千載豈其夙所稟受若是哉其所以自樹於己者異也能自樹而後可以

樹人不能自樹者人將仆之矣如之何其樹人也哉夫
自布衣起家而為丞華衣束帶矜莊堂序之上百里之
民瞿然而望之此其可立必非碌碌者矣予知子之心
不以其丞自足也則固不以官府為營家之資而汲汲
於妻子者國家張設官師以其赤子而付之撫摩之而
人固惟其妻孥之是恤此其於中心忍乎哉然後上賤
而下慢之矣上賤而下慢之則仆之者至矣然則非人
仆之自仆之也君子固懼夫人之賤且慢乎我也而自

尊且貴之自尊且貴之者則莫如不以家自營而盡其心於民事拒絶苞苴之門而垂意於鞭箠之際上下之人莫不凜然重之矣然後德澤流而功名章雖欲以丞自足豈可得乎此其為營家之道固有大於彼者故能自樹則抱關之徒榮於柱國不能自樹則公卿之貴不如匹夫朱子少窮經能達於世務者必以余言為可服也

送魏季朗序　劉鳯

令代之能文章者稱李獻吉輩其人也非李遂足擅一
代名始為文緣習卑下且我國家以武定功一二文臣
辭不勝理百餘年來李始創開之相繼作者皆李力也
然李之文韓愈氏哉自後毘陵晉江之流稍重於時則
宋之遺乎有吳自迪功始為六代江夏復恢之則其靡
於今者是矣濟南作則視獻吉又變而之古一時諸君
相與應之自謂左氏太史復出矣然議者謂傷於襲哉
其所鑄詞必範之古是矣然途轍尺寸一將循其故步

是猶且不可而況抵掌談說若優笑之為乎予觀近者文不越三家而于鱗覷矣魏君天賦猶絶淹覽該備其所解上無古始下掩來者綜辭詭異操裁萬變不可以有方而不可以無方循有冥營有遺往來不代而不可以知是可謂古之自出而不出之矣予往則狎之然相樂甚也而未甞以相衒也昔于鱗有云子才視獻吉而季朗才視予斯言過矣予於魏君博洽不愧之而精覈愧之子也略而魏也詳則安能望季朗哉且每有會於

中予倡之魏君和之魏君始之予卒之往代之以嗜好游趨接捷昵近邀逐快適有如予二人者乎夫且相與順比於時則雖終日談而炙輠之辯與謇諤有以異乎而魏君之啄且三尺矣蹍之所以無衡者以不離於始也談之所以無虛者有相引者也故辨者無辟閉之緒則無以藉察者無匿藏之端則無以藉㩴者無離析之思則無以藉予與魏君遊十五年又復三矣三年間魏君之淮之白下未嘗一日寧居則予嘗輴然以思夫專

閼之情振矜喻越之情奮節慘悴之情厲激憶傷之情
槁枯淩遽之情隘促離逖之情蕩浮游放之情廣肆利
榮之情溢盈進往之情銳上故刃不發則芒鈌澁而劌
於匣驥不騁則筋蹷急而斃於櫪少壯者不馳則瘻厥
而傷於血氣士無千里之行則業不勸貫無瘵居之事
則利不比使魏君終歲不游則千載其可俟哉古之賢
豪不已於行者多矣未有不出戶而無瘵功者使所畜
不因是感忿奮發有所於藉之者則墨墨之化婦人孺

兒之事也大夫所以相期者即夷貊異地曠時易世有如一日可以剸中相示也而忍對面接席比肩交臂不相離哉昔漢文帝云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豈非濶絶意有所獨詣雖自賢之行在貴勢有不忘者矧予與魏君共砥豈爲褻昵疎數關乎故遷感者情之變移而盡類也睽殊者迹之去來而極思也魏君之文無亦因之激而益奇宕而不制遠而不可即兼納山嶽川瀆之氣而備象變情物之故已乎今且羸糧爲冀北游夫天都

者天下之所走集其為麗縈浩穰廣庶輳溢憑氣怙才以文名者不可勝舉矣燕士尤烈亮好為名自其性然令明主在上賢公卿大夫相與涵育蘊積於皡熈淳曜之化文日以宣融敦作明盛豈特如予所知三家者已乎予不覩都人士亦十五年其風之流被海内者予因得知之則郁郁哉文之盛有如今日乎予顧有以藉所以擅當時傳後世者獨文焉爾乎

送元美太僕序　劉鳳

記云以文命者期十之世璿璣得常令我國家光烈丕嗣式顯昭之越於今放唐之文其在茲乎庸乃以伯冏之命命元美者尚亦以乃祖父世篤之有成勞於王室厥惟載於宗功爾能嗣修惟敬恭之以用無忘前之勤是以先命之四嶽之任曰四方之事茲惟宣敘毖予底於績則既能纘服紹啟我土宇用廣顯德以惇明攝固之若晉楚之郊而有章采服物令典之用則惟夫子踐位而迪以無慆於常彝顧日靖咸我封畧揣敷於外弼

成罔弗旣是其能忘翼亮寅畏正於左右前後哉故茲簡也豈舊勲是為抑以僕臣正后克亦正今天子新服命尚賴百爾有位君子匡佐不怠以旦夕交戒繩之義憲而達之正辟非無自入也故侍御僕從必慎簡其人而太僕其長乎其在周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侍朝而正位退亦從之與王之出則自左馭也其為親臣可知矣故冏之命書獨著之若今之建官則視司牧也其職少異哉然入踐九卿國之大政實預聞之則惟

所以致忠於上寧有閒乎且夫子之舉也以文德興在位夫文平成天地緯象日月通理萬物而軌儀羣動者也故所以經國緯化建之彛道而奉之訓辭舍文其曷已哉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而能以其欲從焉者蔑之聞矣故謀議於内外以講大事則曰謨明弼諧者文之業也沃啟於一二以賛祗德則曰乃言惟服者文之教也定我基命以作股肱耳目則曰亮章天工者文之象也疇洛上下能道天人之故載之典圖法象而曰監

於戍憲者文之功也誦言惟昔作誨暬御以憖寘於耳而曰多聞於典學者文之華也若文告之加於四國誓命之用於正衆多才藝之事鬼神史之能辨名百物以周知山川爽精之氣宗之守九儀五禮六樂胥之守度數聲律是皆文之散於一節者也我國家文命之昭受二百餘年矣其所浸潭衍溢沈蓄藴育誕發於今故光象之顯昭休動之無外而覆被之咸若所謂太平嘉瑞圖書之出於是並作故坤靈圖云法地之瑞與鳳皇銜

丹書者是其時乎且周之盛也亦十五王而制作始備令固嘗興禮建學儲精垂思表章風厲詳延博納敷求之矣而太僕之命君子悅斯舉也謂是將興禮樂哉不然以彼其才而涉揚於外已久何至於今而始庸之且冏之書實云以汝作大正正於羣吏其無以非人備官耳目迪上以非典雖令之職司庸異而意者其有在乎不獨以匡乘馬之政涵子為也且君子之命才其何異命馬乎而謂非所及乎政哉故材之若邱若佚若滅若

沒者天下馬也直中繩曲中句方圓中規矩者國馬也探前距後蹄間三尋者戎馬也四尺之輈終日馳騁而不契需力已竭猶能一取馬者田馬也進退不可周旋不能蹇不可勸登者駑馬也是以太僕所守雖為馬設而政之寄則於此選材馬必以夫俊雄沈鷙擾馴此亦士之千里者若夫雖泛駕而佚材馬足騁者是亦並畜之至凡馬且不一顧而況異棧翦翳髮飾之乎故文馬千駟是令之才盛也而朽索在馭其尚不忘交儆乎位則

虞臣之箴乎不然何文命四訖而猶遑遑市駿為也

贈建州楊使君序 吳國倫

楊君蓋楚人云學於燕南弱冠起家成進士推擇為留都大司馬郎其在留都亡論守秩修故事與諸曹郎蒸蒸異也大者萬卒窮叛至甘心少司徒氏三山震撼卿相以下皆自廢計亡出矣楊君慷慨躍馬出提白羽扇示之曰吾活汝汝其左袒即萬卒人人嚮應無不左袒楊君者夫當是時撫劒無所用威緩頰無所用辨楊君

一躍馬而大難遂解談者至於今髮上指冠豈非以其神氣足以彈壓之耶已朝廷録定難功遷楊君為建州太守守建州蓋三年年裁三十比予入佐建州儼然視楊君長吏也乃楊君則不自謂長吏也予退而竊歎曰如予者豈足為楊君執鞭哉夫海内薦紳先生聞楊君定留都之難以為其人必長老多所歷世故盤錯為能不動聲色而使反側子自安豈知楊君今猶白面玄髮逡巡戉金紫若章縫耶已予從旁覩楊君所為治郡事

又率用長厚之道法不貶而民親令不苛而事核屬八閩苦兵建州居其上游羽檄交馳使車擊軫而至所徵諸路將士日不下數萬道建州而東也楊君顧數從盃酒談笑間授有司者以籌其供億曰計如是如是足矣又亡命之徒嘯聚山澤為變鄉邑諸父老扶攜趨楊君請兵戢之楊君則又從盃酒談笑間喻諸父老曰若第歸無慮吾已為若滅此屬矣已將士德色市人莫知有兵亡命之徒就擒而父老無恙玆信乎昔人所稱折衝

樽俎者非其神氣足以彈壓之何哉予既心知楊君學不假年而足氣不加助而完才無所資於閱歷而用之不竭乃獨不能究其微也稍復私叩之曰大夫倉卒定難於彼從容解紛於此有道乎楊君笑而荅曰偶然耳嗟乎嗟乎如予者豈足為楊君執鞭哉予與楊君居未一月以有紹武之命別楊君即紹武僻且少警易治於建州數倍至欲以楊君之治治之神氣固有所不逮矣方日夜思得繼見楊君以論治遂書以遺之

送周兵憲赴海道序吳國倫

公初為冬官郎以營宮功當敘為内卿已屬所善耿御史直言忤權貴人權貴人銜之遂移目所善一時諸名士曰此輩實為之公故出為延平守未幾上竟用御史言讓權貴人免官謝罪去客有賀公者曰權貴人去公等自此升矣公曰休矣容直遠奸主上之德直言敢諫御史之事吾誠無狀何至掠人之美以邀主恩即使靦顔内卿貴矣安見其有加於良二千石乎於是人益歸

公長者謂難以富貴利達動也其治延也明師帥之體修保障之令興禮尚讓存問耆老吏民有善輒避堂以舍之即古文蜀郡劉弘農孟雲中其風葢藹藹焉間者島人寇閩中諸縣道烽燧相望又山澤亡命乘墉而斂沙尤間危延者如壘卵矣公毅然獵纓矢諸衆曰夫延故七閩襟喉也延危則七閩之道阻而徵兵餽餉其進無繇以吾居延而使七閩坐困又安在其爲良二千石乎吾葢有以籌此矣故寇至公輕裘緩帶以臨之使民

不懼寇退公又卧薪嘗膽以備之使民不懈夫不懼則待敵有餘勇不懈則思患有餘智以故夷至異境乗墉之衆執而為俘公誠得勝筭矣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漢制太守兼領武事則稱郡將子竊謂令之七閩守吏皆有郡將之責也至稱文武才宜莫如公會中丞譚公御史李公並以公文武才䟽薦于上謂宜提兵漳泉制夷于海不使得内侵是時上方宵旰南顧喜為海上得人遂報可乃延之父老相扶擕遮道流涕固争於中

丞御史之前曰奈何奪我師師撤我保障耶顧我奚罪不得效河内人借寇君一年耶兩公諭之曰父老無恙汝周公此行為父老耳夫閫大勢譬一巨室而家督者所使捍門户得其人則舉室之人無警今海上敵所從入門户也延堂奥也汝周公居延延安移之海上則敵無所從入而七閩舉安且父老獨不聞楚以子玉輕重䰢以無忌折衝又不聞晉侯曰百萬師不如一賢將乎奈何狃堂奥之粗安而忘門户遠計為也父老唯唯拔

涕從諸大夫送公於郊而拜之曰願公此行克壯其猷使海上諸孽望風而萎豈惟不負中丞御史所舉即皇上十年南顧之憂非公其誰解之父老不即填溝壑猶能延竚太平矣公遂慷慨策馬以行

送陳使君守蘭州序 汪道昆

自古文學之士往往喜言兵非習兵也居常自負其有人固未嘗奇之於是挾其感憤之氣幸得當事而發一奇焉若漢賈生魏陳思王是已彼抱竽而舍瑟越樽俎

而治庖人則怏怏者之為非始願也河東多豪傑喜兵
陳使君獨善文辭未嘗論兵事會更置邊鄙長吏使君
得蘭州夫蘭州要塞之國羌戎在西匈奴在北必習兵
者當之主爵直謂使君生河東使守可也使君為儒林
循吏語在部使者疏中余觀使君則彬彬者矣使君遇
合非謀議之臣紀綱之役乎哉五十始為大夫且在西
鄙所用非所習謂使君何古人所謂才難非才之難也
才而遇合者之難也御人嬖而國色下陳駑受繁纓而

驥伏櫪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固然矣如使淑女必妃良馬必路彼之歌文王誦伯樂者徒虛語耳豈世所希覯者哉嗟乎令之宦學難矣馳驅則賤詭遇則良吾欲以吏事興吏事安可興也游言多和法言寡和吾欲以文事興文事安可興也使得一當要害為天子守四邊即不能繫單于之頸斬月支之頭視彼大而無當者似賢矣漢武帝拓地西北開張掖酒泉諸郡諸將有尺寸功者侯之乃令諸郡之繫於蘭州猶綴旒也守者能附

衆威敵固吾圉以備不虞即不俟其功非尺寸比使賈生陳思王在寧詎無意乎秦越人以禁方游列國其為醫屢遷然列國之人遇越人者無不生活其業精也晉以詩書將郤縠豈必習兵使君晉人何讓郤氏茲入秦則越人之為小兒醫矣往使君病瘧七日始瘖瘧方甚卧内誦備邊封事疊疊數千言大要皆西鄙事兵家不能道也其後五年蘭州之檄且下然則使君之勲業其將自西起耶使君西矣

送方民部還留都序　汪道昆

汪道昆曰方叔子豈不逡逡躬行者哉其涉世何跉踔也始遷度支郎則以故東平當下吏葢疆事耳部使者報曰高皇帝法公罪遷官勿論乃不逮故東平而度支籍業已削叔子名代者入舍朞月矣憾者猶然不舍葢三歲而後論定復其官嗟乎屈賈不得志於楚漢則直言高論為之菑叔子逡逡躬行何跉踔也客問叔子狀叔子謝曰上督過彊吏連逮臣其言必逮者明詔也言

不逮者王章也兩端各有所當于余小子何怨德耶留滯都市長者時時下車存之則閉户繙書意甚得夫耿介者多忿悁之節朝聞命而夕飲氷若屈賈是已叔子入羿之彀中其得免者天幸耳居常訢訢置怨德勿問豈若是褊心者之為乎要以楚漢卒行其間屈賈抱憤終焉乃令公卿大夫猶能平叔子于朝憾者義格則其所遇視屈賈賢矣叔子謁行抵鄉大夫受莢曰令日之事豈人固多求於不佞哉不佞獨行扞當世之罔固其

所也令行矣願聞繩墨之言鄉大夫曰楚人得和氏璧以為石也三抵之及以璧聞莫不按劒相眡矣叔子曰善吾寧玉質而石章曰㮚豕為酒禮成而不亂得矣惡用玄酒而汙尊叔子曰善吾寧設醴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無求備也寧為尺矣能復為寸耶叔子曰善吾寧舍短而從長道昆進曰歸休乎大夫叔子免矣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四十六